



第164期·2025年5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積陰德

青楓：我們常聽到人們說的三個字——「積陰德」；又，或者說「行善積德」。大和尚！我想首先向你請教一下，何謂「積陰德」？「德」是什麼？「陰德」又是什麼性質的「德」？

修智：其實我們也可以先從字面字義去理解一下。「積」，很簡單，指累積，沒有其他特別意思。至於這個「德」字，當然也是指德行、道德，它與福報是緊密聯在一起的。我們現代講金融投資，經常會問一句話：「有沒有回報？」所以，福報就是善行的回報。我們要想得到好的回報，便先要有相應的付出。

青楓：我禁不住想打斷一句說：有好些人實際上是想只付出少少而獲利多多的。這樣的付出與回報真是不成比例，既不成比例，又何來說什麼福報呢？是不是有點不切實際的「貪」呀！

修智：這說法有道理，好些人求菩薩賜福，也往往是希求「本少利大」的，上炷香，供個鮮花生果，便要求菩薩賜個「家財千萬」，這又是什麼道理呢？俗語說得很好：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」，這才是真正的成就功德，造福社會人群，這才是正確的修福善行。

青楓：正是這樣，所以我們行善積福，求「福報」，就得先認清楚怎樣才是實實在在的「福」。請問，「福德」這個「德」字又如何理解呢？

修智：我們中國的方塊字，在造字的時候便很有意思，它不僅是會意、象形等方面的結合與運用，它同時更提供我們一個文化認識，這點很重要呀！我們且來看看這個「德」字，古時亦寫作「惠」。即「直心」為德。何為「直」？即「十、目、一」。「一」，即是無所隱藏。



菩提樹「換衫」

每年佛誕(農曆四月初八)前，我們寺內那兩棵菩提樹都「忙」得很。「忙」什麼？「忙」於「換衫」也。每年這個時候都是它「換衫」的季節，葉，紛紛地轉黃落下，當落了一地的菩提葉之後，當你看到祇剩下一樹枝條的時候，它開始變了，一點點嫩綠的葉兒生長起來，那幾天，彷彿人在「換衣服」。

「佛誕」日子過後，這一樹嫩綠的菩提葉便變得翠綠了。就彷彿人們穿上一件顏色鮮艷的「夏威夷」。

你說有趣不？在佛誕前後菩提樹「換衫換季」，我認為很有意思。



青楓：現在我所了解，「十、目、一」即是光明正大，在枱面上任何人皆知可見，不存在「枱底交易」。

修智：「德」字，右邊的結構，上方的「十」字，接着來的「四」，其實是將「目」字的放橫來寫，於是我們會聯繫到「十目」。「十目」又是什麼？十目就是五人，亦即是指五類人。「五類人」，指的什麼人呢？天、地、君、親、師。

青楓：這天地君親師，乃儒家常談論的啊！

修智：我們應該用現代思惟作為理解。天，是指國家政府；地，是指社會民眾；君，正人君子，有德之士；親，父母雙親；師，啟蒙老師，教導我們的善知識。

青楓：你看，這個「德」字把我們的父親、母親、親朋戚友、師長。乃至普羅大眾都列上了，那真的很有意思。

修智：至於下方一個「心」，那就很清楚了，那是我們心之所想。我們講德行、講福德，不就是要從心出發嗎？這質直而無諂曲的心，乃是眾善萬行的根本。佛經所說：「直心是道場」，「直心是菩薩淨土」。

青楓：分析起來，不但有意思，也很有趣。那麼「彳」這個部首呢？

修智：這個部首也很有意思呀，「彳」的意思是小步，即是告訴我們對於德行是要一小步一小步地做，不要操之過緊呀，要穩穩當當的才好。

青楓：呀，那真的很有意思。那麼，大和尚！「積陰德」這個「陰」字我們又如何理解才好呢？

修智：也不難理解的，何謂「陰」？即是所作的善行，不為邀功而作，要「覆蓋」起來。反面即是顯露，即是「陽」。佛經所說「三輪體空」，即對施者、受者、所施之物，沒有執著取相之心。

青楓：現在我所了解，「積陰德」的意思就是教導我們所作的善行，要默默地耕耘，要隱藏起來，不要「慌死有人知」。

修智：心經云：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。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相，究竟涅槃。」沒有執著取相之心，可達至「心無罣礙」。



唐三藏與「鳳眼果」

長期以來，與佛教扯上關係的花草樹木還真不少，當然有些是傳說，有些是因於形相、環境等聯繫起來，常言的「佛教五種花樹」，我們妙法園林裡都可見到！

菩提樹、曼陀羅、雞蛋花、地湧金蓮以及蘋婆（鳳眼果）。

佛誕將到之時，攝影友人黃建基傳來他拍攝的一幅蘋婆開花，我在這裡轉載過來讓大家看看。

蘋婆，據說是從「蘋果」的名稱而來，它的果實像「鳳眼」，所以也就俗稱為「鳳眼果」。據說此果樹是由唐三藏在西域拿回來栽種的，今天在中華大地也開花結果了。



「雞蛋花」的花語

「雞蛋花」原名是「緬甸花」，是老撾(寮國)國花。它的花有白色、黃色以及桃紅色。我們從白色的雞蛋花可見到，它花心中是黃紅色的，看起來就好像打開了的「雞蛋黃」，故俗稱之為「雞蛋花」。

它屬於夾竹桃科，如果我們從「花語」去了解「雞蛋花」也有「希望與重生」之意，很有意思。

在我們的園林裡，有一棵「雞蛋花」栽種在佛教旗旁，這很有意思。

雙手合十的「地湧金蓮」

妙法寺內有多棵「地湧金蓮」，它十分吸引遊人，由於花期甚長(一年裡有半年時間都可以看到)，而且金光燦燦，十分的搶眼耀目，再者，它的花瓣是合起來生長的，就像我們見到雙掌合十。也許是這樣吧，於是在進入山門步行上寺的梯級兩旁便栽種上兩行「地湧金蓮」，在園林下望上去，特別是陽光照射下的日子，這「合十金花」看起來很有意思。



曼陀羅乃彼岸花

曼陀羅花，又稱為「彼岸花」，不同的花色有不同喻義。如果是紅色的，它又被喚作曼珠沙華，也許我們都聽過梅艷芳唱的那首「曼珠沙華」，一派哀怨怨的，難怪也被稱為「地獄花」。

我們常見的曼陀羅「香檳色」的，很好看，還有那常伴之而出現的有嫩綠、白色，都很好看，這種花被視為佛教花樹，象徵純潔、慈悲、智慧。具有這三種美德太好了！

佛語(十九)

「八字真言」

喜歡研讀佛文化的書畫家，喜歡寫「慈悲喜捨」四字。當我們擔起「慈悲」兩字，便會自然想到觀音菩薩。觀音是慈悲的「化身」，這在一般民間裡都有這樣看法。那麼，「喜捨」呢？它又是哪一位菩薩的「化身」嗎？是的，一般而言，我們都會說「大勢至」菩薩就是「喜捨」的化身，他樂於布施，所以我們便稱之為「喜捨」——捨，是布施。

《壇經》裡說：

「慈悲，即是觀音；喜捨名為勢至；能淨，即釋迦；平直，即彌陀。」

這就是很清楚明白的說法了。釋迦牟尼是清淨化身，這也是我們很大眾化的共同認識，倒是「平直即彌陀」較少談及；當然較少談及不等於不屬於也；而今天我們不妨好好記住：阿彌陀佛就是公平公正的化身。

慈悲、喜捨、淨心、平正！我們記住這「八字真言」，定會好生受用。

內外不住

《壇經》裡有這樣一句——

「善知識，內外不住，去來自由，能除執心，通達無礙，能修此行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。」

這話最重要的一句就是「內外不住」，何謂「不住」，即是不執着，不執着於那些無謂的追求。如果我們心胸與對外間都無此執着，必然會去來自由，一旦心懷舒暢的自由了，輕安自在，再沒有什麼牽掛了。雖然說：「這樣說來是輕輕鬆鬆，但做起來並不容易！」話雖如此，既然感覺到它有道理，那又為什麼不去做？俗語有謂：「做得幾多得幾多！」這不就是好事嗎？

由此刻開始，讓我們去做吧！——做得幾多得幾多！

「守一」

一位年輕朋友問我：要想有成就，如何做？

問得比較空泛，但也可以說「問得比較實在」。

「要如何做？還不容易嗎！」我說：「一切在乎自己的決心與專心就是了！你決定要做好那件事，想得通透了解之後便下定決心。決心什麼呢？——決心專心地去學習它、操練它，讓它成為你的志業！」

對方大抵也明白了吧！

《法句經》裡說：

「一切斷欲，截意根源，晝夜守一，必入定意。」

這就是我們專心於此(守一)，不為外物外境牽動，這又豈有不成功之理？

「無所住」

上述的「守一」，就是指專注。但我們會不會又想到《金剛經》裡一句話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！」既說「守一」，又如何「應無所住？」住，即是我們常說的「執着」，而這句經常被說起的《金剛經》名句，我們倒先要看看它的前句才好。前句是什麼呢？

——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！

這個「無所住」，就是指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」，剔除這些妄念而讓我們有一個「清淨心」。心既無那些雜質注住，則自然會輕安自在。那麼怎樣才無雜質呢？——這還不容易嗎？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」就是了。

童言

小學課堂上，老師說：「常言道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所以，樵夫上山斬柴，漁夫下水捕魚！」

一學生舉手提問：「老師，我們城市這麼多人，但既不靠山也不靠水，我們靠什麼來吃？」

老師思考之際，另有一學生舉手說：「我知道！城市人不吃山不吃水，所以魯迅先生說，這是個吃人的社會！」

也好呀！

朋友路途相遇，匆匆一別時很自然地說一句：「得閒飲茶！」

——好，得閒飲茶！

結果呢？一世人幾十年過去還是沒有坐下來飲杯茶！真的那麼忙嗎？當然不是！那麼，「得閒飲茶」便祇是一句「順口溜」而已。也好呀，如果連順口講一句也沒有，竟然要「誓死」不相往來，那就很不是味兒了！

——朋友，得閒飲杯茶！

這雖祇是「賣口乖」也好呀！

還想多說一句：我們平日裡習慣說的說話，往往是很有「智慧」的，這是生活的累積，不要因為人人都這樣說而視之為普通。它為什麼「普通」？就因為人人喜歡。既然是人人喜歡，可見得它的可愛。

「不自覺」

蘇東坡大學士有一詩句：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祇緣身在此山中！」

這不僅是一詩句，這還是一句令人思考的哲理。我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，往往是因為自己是「局中人」，看問題便祇會從這角度去思量了。結果呢？客觀地來說，很自然地會是「偏見」。為何有「偏見」？不就是「祇緣身在其中」嗎？

很多時候，我們不會視之為「偏見」而往往還以「真理」自居。

也許這是「不經意」的，但俗語有謂：「習慣成自然！」習慣了，就當真嘅一樣！

我這樣說，彷彿是「人之患」教人什麼什麼的。不是，我這樣說其實也是在警惕自己，有些「毛病」我們往往犯上了也不自覺，特別是對「好為人師」者言。

「禪意禪畫」



我們中華文化裡的「詩詞歌賦」，真是一座瑰麗無比的寶藏，幾千年下來，人們一代一代的傳誦下去，捧着一本詩詞，真是「愛不釋手」。引伸開來，其他的文藝作品，特別是書畫藝術，都自然地與文學緊扣起來，兩者相輔相承的，兩者發揮自身的優點，融滙在一起的時候便產生出可人的效果。這好比在水墨畫裡，是「水破墨」還是「墨破水」，又或者是墨色本身的濃破淡還是淡破濃，變化多端，效果也往往出人意表。

畫了一幅「意靜不隨流水轉，心閒還笑白雲飛」，是把禪詩與禪畫融為一體，以粗疏的筆墨抒寫，我想帶出一點禪意。不知有沒有這效果？



縱遇冤家也共和的 布袋和尚

· 智 銘 ·

(原刊於一九八〇年二月《內明》第九十五期)

「布袋和尚」這個名詞，普遍流傳民間，他的故事，常被民間繪影繪聲地形容流傳着。每當有人提到這個名詞時，總會有幾分傳奇之感。

據僧籍記載，他是浙江奉化人，他之所以被人稱為「布袋和尚」，是因為「常以杖荷一布囊並破席。凡供身之具，盡納囊中，入塵肆聚落，見物則乞，或醢醢魚俎，纔接入口，分少許投囊中。」(五燈會元卷二)。因而得名。由這段記載看來，他是位不持淨戒的和尚，乞到什麼就吃什麼，不管是豬肉或是魚俎。可能就是因為他的這些奇特的舉措，才會有那麼大的名氣吧！

他有個名字叫「長汀子」，顯而易見，這可能是他的俗家本名或綽號，絕不是法號。如果是法號，寫傳記的人不會以「布袋和尚」稱之。他如何出家、如何受戒、生辰如何？都無紀錄。傳記上僅記了他示滅的年代，那是「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」，傳記說他：「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『彌勒真彌勒，分身千百億，時時示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。』偈畢，安然而逝化。後復現於他州，亦負布囊而行，四眾圖其像。」這種傳說，與「達摩隻履西歸」的神話，很為近似。由他的偈語看來，他是在暗示自己是彌勒的化身，因此，後來的人就把他當彌勒看待，將他的傳記列在「西天東土應聖賢」錄內。他是不是彌勒的化身，這不是用考據可以證明的事，所以，傳記這麼說，我們也只有這麼信了。不過，由其

中記載的「貞明三年」四字，可以得知他生存的年代。「貞明」是五代梁末帝的年號，「貞明」三年「即是西元九一七年，距現在已一〇六二年了。這麼說來，他的住世，比寒山只晚了約一百年(註：陳慧劍先生考證寒山年代為七一〇-八一五)。他的故鄉奉化與天台也不太遠，看他的行徑，可以看作與寒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。那時的化身何其多；豐干也是彌勒的化身，而寒山是文殊化身，拾得是普賢化身。更奇怪的是，化身的人又都是些「素隱行怪」的禪者，如果彌勒、文殊、普賢真的化身示現斯土，又為什麼一定要做出這許多怪誕的事來呢？對這些神話性的傳說，不可以當歷史事實看。

布袋和尚住世時接人的方法，就是「放下布袋」。有一次，一位比丘在他的前面走，他趕上前拊着那比丘的背，那比丘回頭，布袋說：「乞我一文錢。」比丘說：「道得與汝一文」。他就放下布袋，叉手而立。又一次，有位白鹿和尚問他：「如何是布袋？」他又放下布袋。白鹿又問：「如何是布袋下事？」他却荷着布袋走了。再一次，有位保福和尚問他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他又放下布袋叉手。福又問：「為只如此為，更有向上事。」他又荷着布袋走了。這裏有三個禪機，他的應對都是放下布袋。這禪意並不難懂，就是叫人「一切放下」。布袋內什麼東西都有，包括法與非法，放下布袋，就是叫人不要為法與非法所累，而達到心、我兩忘的境界。如問話者再

追問：「袋底下事」、「向上事」，他就荷着布袋走了。這表示「袋底下事」、「向上事」都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有什麼好說的。

另有一個公案，布袋與一位和尚鬥禪鋒。那位和尚問他：「在這裏作什麼？」他說：「等一個人。」那和尚說：「來也！來也！」他說：「汝不是這個人。」那和尚又問他：「如何是這個人？」他說：「乞我一文錢」。這個公案本有「句下承當」的意思，那位和尚也知道布袋的本意。既然「句下承當」了，那末，動念即乖，怎麼還能說出：「來也！來也！」呢？一說出來，布袋就知道那和尚火候不夠，立刻說：「汝不是這個人。」這明明告訴他不要在「色」法上用功。那和尚如就此止住，還算明理。可是却再追問「如何是這個人？」這等於是在打破沙鍋問到底，布袋就認為他不過是一個俗漢，既是俗漢，就只有行之俗法「乞我一文錢」了。

布袋和尚留下一個心法，他說：

祇個心心是佛	十方世界最靈物
縱橫妙用可憐生	一切不如心真實
騰騰自在無所為	閒閒究竟出家兒
若觀目前真大道	不見纖毫也大奇
萬法何殊心何異	何勞更用尋經義
心王本自絕多知	智者祇明無學地
非聖非凡復若乎	不彊分別聖情孤

無價心珠本圓淨 凡是異相妄空呼
人能弘道道分明 無量清高稱道情
携錫若登故國路 莫愁諸處不聞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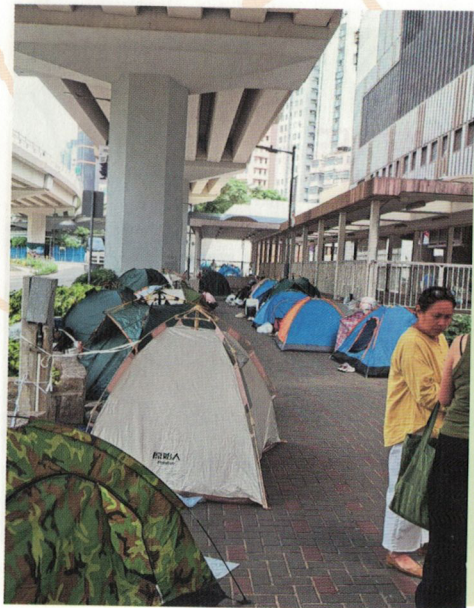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一首禪詩，開宗明義，說明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」，其他的詩句，只不過是襯托，說明如何處心而已。理與事却很明顯，沒有什麼難懂的地方。

布袋和尚與當時的一般禪者一樣，總會留一些勸世時偈，他也不例外，他的勸世偈說：

是非憎愛世偏多 子細思量奈我何
寬却肚腸須忍辱 豁開心地任從他
若逢知己須依份 縱遇冤家也共和
若能了此心頭事 自然證得六波羅

這首勸世偈的重點，在如何處理「憎」與「愛」。他告訴那些「憎」、「愛」心重的修道者，調理的方法是：「若逢知己須依份」——調「愛」。「縱遇冤家也共和」——調「憎」。其中尤以「憎」是學佛的人，必須要化解的。心中如因一點小事，就存有「憎」的瞋火，則其他一切功德將化為烏有。寒山有首詩說：

瞋是心中火 能燒功德林
欲行菩薩道 忍辱護真心



安心處.....

在一道長長的行車天橋下我見到幾十個小小帳篷，原來是假日菲傭的聚會之地，她們三五成群地聚在這些小帳篷裡，閒談或者打打撲克，過一個優閒的假日。

很好呀！這地方較靜，不妨碍行人，乃是一個安心處……如果把音響校細聲一點便好。

佛陀更將憎瞋列為三毒之一，是學佛的人不得不去的障礙。

「憎」與「愛」都是由因緣而來，學佛的人學什麼？就是學斷「憎」、「愛」因緣。因為一與「憎」與「愛」結上因緣，這輩子就脫不了身，甚至還會拖到來來生哩！所以有智慧的學佛人，是不願多結「憎」、「愛」因緣的。現在有些人誤解了因緣，不管善緣、惡緣，認為既然「因緣成熟」，躲也躲不開，避也避不掉。就只好隨緣逐流了。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菩薩難行能行、難忍能忍，佛說的是什麼？菩薩行的、忍的又是什麼？簡單地說，就是捨棄一切世俗憎、愛因緣。不捨則不得出離，不出離即不得究竟解說，那裏是「因緣成熟」就結上緣？真是這樣，還學佛法作什麼？還要佛法作什麼？如果遇緣就結，布袋和尚又何必勸人「縱遇冤家也共和」？布袋和尚的這首勸世偈，值得目前某些憎瞋心重而對「因緣成熟」認不清、看不透的人，多多參究。如果參透了，就真的會「證得六波羅」。我想：到那時，即使有人搥你一掌，也不會作意了。佛在寶積經內說：

「一切惡事，罵詈、毀謗、搥打、繫縛，種種傷害，受是苦時，但自咎責，自依業報，不瞋恨他。安住信力。若聞甚深難信佛法，自心清淨，能悉受持。」

佛陀這些教誡，就是叫我們如何對待憎瞋因緣，這也就是布袋和尚所說「縱遇冤家也共和」的道理。如果不是外來的無端惡事因緣，而是因自我的不樂正法、不重正法、不解正法，一旦「聞甚深難信佛法」，不但不能「自心清淨，能悉受持」，反以「諂曲心，與人從事」，曲解經義，自以為是，處處排他人非，為誰護持正法者。有了這種憎瞋心，諂曲心的學佛人，善法不增，失菩提心。佛陀慈悲，對這種人特別眷顧，他說：

「心無憍慢，於諸眾生，謙卑下下，如法得施，知量知足，離諸邪命，安住聚眾，不出他人罪過虛實，不求人短。若於諸法，心不通達，作如是念，佛法無量，隨眾所出而為演說，唯佛所知，非我所解，以佛為證，不生違順。」

有這種修持的人，才會如佛陀所說的「安住信力」，也如布袋和尚所說的「自然證得六波羅」中最重要的「忍辱波羅」。若因自身的不如法，能有一位智者為之指正，不但不應有憎瞋之心，反而應師事之，孔子不也說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而者從之。」嗎？

布袋和尚還有一首禪偈，他說：

我有一布袋 虛空無罣碍
展開遍十方 入時觀自在
吾有三寶堂 裡空無色相



真真假假

在天橋石柱下，繪上花朵，增加了城市的色彩，這很好！更好更有心思的，就好像本圖——在石柱上栽種上一些攀藤，這些攀藤不僅纏繞石柱生長，兼且與柱上的花樹畫融為一體。兩者結合起來，便份外的搶眼悅目，是很好設計呀！

不高也不低 無遮亦無障
學者體不如 求者難得樣
智慧解安排 千中無一匠
四門四果生 十方盡供養
吾有一軀佛 世人皆不識
不塑亦不裝 不雕亦不刻
無一滴灰泥 無一點彩色
人畫畫不成 賬偷偷不得
體相本自然 清淨非拂拭

這首禪偈中有三個名詞：「布袋」、「三寶堂」、「一軀佛」，其實指的是同一件事，就是那無色、無相、清淨、無礙的本體。其他的文字，只是說明這本體的「形象」而已。所以，也不是一首難懂的禪偈。

布袋和尚還有一首偈，這首偈可非常有名，常被人拿來作口頭禪唸着，偈語是：

一钵千家飯 孤身萬里遊
青目睹人少 間路白雲頭

這首偈寫的瀟灑、豁達。口內念念，心理上就會予人有一種一無所求、一無所累、一無牽掛的感受。所以很多人都歡喜這首偈子，文字也不難懂。不過其中「青目」二字有三種解釋：

一、「徐陵傳大士碑」云：「支郎之彥，既耻黃精，瞿曇之師，有慚青目。」依「寶女經」

說：「如來瞳子，如紺青色」。布袋偈中「青目」，或比喻「如來眼」，不着人相、不着眾生相，故云「青目睹人少」。

二、青目又名青眼，據高僧傳：『俾摩羅義，此譯「無垢眼」。剛賓人，先在龜茲，冒險東渡，達自關中鳩摩羅什以師禮敬待，出遊關左，逗於壽春，南通江陵，律藏大弘，義之力也。卒於壽春石潤寺，為人眼青，時人亦號青眼禪師。』此處之青眼乃人名，但有「無垢」的意思。以無垢之眼看人，不見人過犯，故曰「青目睹人少」。』

三、喜時正視，則見青處，怒時邪視，則見白處，晉阮籍不拘禮教，能為青白眼，見禮俗士，以白眼對之，稽康齋酒挾琴造之，籍大悅，乃見眼青。今謂為人所重視者曰青眼，為人所輕視者，曰白眼。布袋無分別心，對諸眾生，一體重視，故曰「青目睹人少」。

以上三解，無論以「如來眼」、「無垢眼」、「青眼」對待一切眾生，都將無怨憎之苦。

學佛如能秉持正法，不行邪道，不持外論，就能學到布袋和尚所說的「縱遇冤家也共和」的境地。到了這個地步，雖然不能說已「證得六波羅」，起碼「忍辱波羅」是做到了，這，豈不也是件大好的事！



介紹.....

內地同胞香港遊，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年輕，每次坐渡海小輪從灣仔到尖沙咀，都見遊客拍攝，兩岸風景加上建築物真的很吸引。我往往也情不自禁地向他們介紹：

「你們拍下這高樓後的那座山吧！這山叫做太平山，在香港是有代表性的，太平山下有條街叫太平山街，逾百年歷史了，這是香港發祥地……」



馬路旁邊，會「不起眼」地豎起一座「海岸線圖」的，這實在是讓我們認識一個真正香港歷史的好去處，今天我們講所謂「深度文化遊」，這正是一個價廉物美，且內容十分充實的活動，不宜錯過呀！

好，今天讓我有興趣地講講灣仔歷史。你看這座「一八四二年—一八九〇年「海岸線」——這個地方(上角)原來是摩理臣山，為了爭取更多空地使用，這座小小山崗給開發了，今天我們見到的灣仔舊街市，以及整條灣仔道、天樂里這一帶地方就是摩理臣山的原址。

順便講一講一些有趣的「歷史回顧」——本來的移山倒海，把摩里臣山削平，而這些

山泥正好用來推前填海，真是一箭雙鵰、一舉兩得呀！這「如意算盤」結果祇能夠打個「半響」，原來削山挖下去才發覺底下邊不是「泥」而是堅硬大麻石呀！如此一來，則填海泥土不夠用要從九龍再運來，這便增加成本，且底層既是大麻石，也不得不停下來了，因此摩理臣山這地段(今天的灣仔道)，我們便見到分成高低兩截的。後來這裡也順理成章變作石礦場。今天，「世界著名」的「鵝頸橋下打小人」的鵝頸橋也屬摩理臣山之地，它就在旁邊，有大明渠，後來築了一道橋，這裡是大水坑，水從跑馬地一直流入大海，這水坑形狀像一條鵝頸，水坑上有一道橋所以便稱之為「鵝頸橋」。

歲月無聲消逝

上文說到一座座海岸線的有趣圖，在灣仔區更有多個地方都有如此陳置，很有意思的。

我們來看看這幅——兩部電車，兩個場景似乎是一樣的。原來果然是在同一個地方拍攝呀，但兩者相隔的已經有近百年歷史。

上圖是掌故家鄭景鴻先生所提供，下圖的提供者則名為金佩璋，(在海岸線圖，圖片旁有打上名字，這就應該，應該多謝人家的好介紹也。)

——這兩圖相同之地是什麼地方？

是當年(上世紀五十年代)英京大酒家以及「東方戲院」之地，即今天的大有商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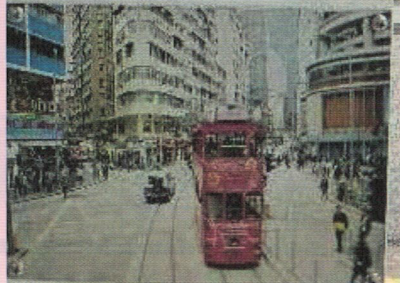
有趣中的有趣，是圖中那兩輛電車，都是同一位置拍攝，電車的樣子似乎不變；更加沒變的，是這兩條電車軌的位置。

看看這兩幅圖，——歲月無聲消逝！真夠唏噓了。



上圖：五十年代香港灣仔道，一輛雙層巴士駛過，上座九人，下座一十人，共計十九人。背景中的建築是摩理臣山，當時是摩理臣山，後來被填平，成為灣仔道。這幅照片是鄭景鴻先生提供的。

下圖：五十年代香港灣仔道，一輛雙層巴士駛過，上座九人，下座一十人，共計十九人。背景中的建築是摩理臣山，當時是摩理臣山，後來被填平，成為灣仔道。這幅照片是金佩璋女士提供的。



何小之有？

曾鍾貴與麥亨的畫作

畫友曾鍾貴與麥亨，兩人是師徒。這對師徒很有意思，都是真真正正地在畫藝上求取創作。

今時今日，我們見到的「國畫界」畫壇能認真地追求「創作」彷彿是「奢侈品」，很多都是「老師怎樣畫我便怎樣畫」，這就叫作「承傳」嗎？這道理本來是簡單的，偏偏有些人卻「樂此不疲」。

看曾鍾貴與麥亨這次作品，都是小小的，展出這些「小畫」，是因場地問題，但很有意思，讓筆者看到一個什麼叫做「以小觀大」，小小的畫面却有大畫的氣度，不多說了，讓我們看看他們這次作品。

作品便是最好的說明。

左邊兩小圖為曾鍾貴作品，右圖為麥亨作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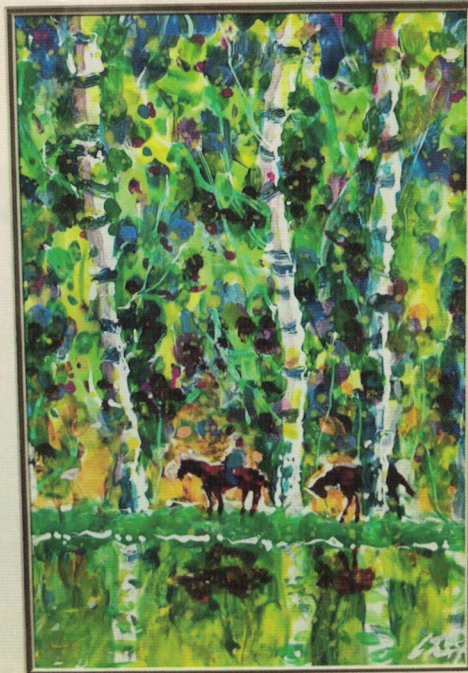
沈平的毅力

書畫界的「民間活動」很熱鬧，於是我們便經常看到書畫展覽。有所謂「大有大展，細有細展」的，展場不在乎大細，甚至作品也不在乎大畫細畫。

前些日子，一連看了兩個小型畫展——

沈平的近作展，特別強調「近作」兩字，就因為這些作品都是他右手中風之後，全都是用左手去繪寫的。

習慣了右手，一旦用左手去處理，則不但很不習慣，而且是非常的不能揮灑自如也。但沈平毅力過人，堅持寫下去。結果呢？——不是說一句「風涼話」，他反而是因禍得福，左手作畫一變而有另一種風格，而且那種「點彩」的寫法甚具特色，這些作品反而令人看得更出色，更愉悅，我竟然覺得：這是不是冥冥中的上天安排？——安排沈平的畫作更上層樓。



香港 沈平近作展
謝觀偉

「涉水線」，你明嗎？



有天，在港島一巴士站旁候車，無聊之際看看馬路上寫上的幾個大大紅字——涉水線。是什麼意思？真有點莫名其妙了。

「涉水線」，是不是叫人從這裡涉水橫過馬路？

如果是這樣解釋，又有點不明——水浸的時候為什麼一定要從這裡「涉水」過馬路？

把這幾個字用手機拍下來，就是希望能找到有明白者教導我們。

後來，在電視上偶然見到有人在解說這「涉水線」——原來是雨天去水的地方。

你明白嗎？——涉水線。

如果寫「排水線」也許會明白些。



會意字

我們的方塊字，往往是會意而來，譬如我們說過的那個「窮」字，弓身在洞穴裡不是很窮嗎？即使是寫簡化字，「穷」以「穴」與「力」合起來而成——在洞穴裡賣力，也就象徵窮了。

好，讓我們引伸來看看——

這個「男」字，一看便知是會意了。上方是「田」，下方是力，用力去耕田，正是男性的本能也，也因此而讓我們曉得，這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，由於古時候我們都是一個農耕社會。

在田裡賣力者為「男」，那就方便地說明問題了。

再讓我們引伸開去看——

那麼，這個「里」字又如何？田下有土，便說明了這是一個地方的詞語，譬如「里弄」、「胡同」之類；用作計算道路的，不也是有「里」嗎？

城之內外

今天我們既談到「會意字」，也不妨繼續說下去，以下這字還是與泥土與田地有關的。看這個「城」字，城是怎樣形成的？不也都是有一定有「土」嗎？無土地如何成「城」，所以這個「城」字便很有意思。從「城」字也自然地聯想到那個「郭」字，今天我們很少說什麼「城郭」了。就因為城牆都給拆掉了，在城牆之內都稱為「城」，城牆之外者便是「郭」，後來也寫成「廓」字，加一個「广」，看上去更容易會意。

今天這個「城」字還是常見的，就因為它有個詞語喚作「城市」，「城市」在今天當然是很重要，很受規劃的地方，甚至是象徵着文明。

如果要拿「會意字」來說，真是很多很多，甚至可以說是順手拈來，譬如「會意字」這個「意」字，——心中的聲音不就是「意」嗎？